

Franz Kafka

未名传记图书馆·名家评传丛书

卡夫卡

[美]桑德尔·L.吉尔曼 著

陈永国 译

图书馆

5.6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K835.215.6

2-5

Franz Kafka

未名传记图书馆·名家评传丛书

卡夫卡

[美]桑德尔·L.吉尔曼 著

陈永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8-481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夫卡 / (美) 桑德尔·L. 吉尔曼著; 陈永国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4
(未名传记图书馆·名家评传丛书)

ISBN 978-7-301-17033-5

I. 卡… II. ①吉…②陈… III. 卡夫卡, F. (1883 ~ 1924) — 评传

IV. K835.2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0285 号

Franz Kafka by Sander L. Gilman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 2005 in the Critical Lives series.

Copyright © Sander L. Gilman 2005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 REAKTION 出版公司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书 名: 卡夫卡

著作责任者: [美] 桑德尔·L. 吉尔曼 著 陈永国 译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033-5/K · 068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140 千字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录

导言 1

1 家与受诅咒的身体 8

2 写作 49

3 病魔缠身 96

4 死后余生 125

注释 148

参考书目与影片集锦 152

导 言

在许多方面，弗兰茨·卡夫卡都堪称世纪交错时期中欧典型的犹太男性。也就是说，他的超人之处在于他能把那种令人不悦的异化感跃然纸上。在《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1994) 中，哈罗德·布鲁姆非常正确地评论道：“尽管他一味地否定和卓绝地逃避，卡夫卡仍然是犹太作家。”而如此说法远远不够全面。他有能力以一种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接近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复杂的犹太身份，这使他成了最完整地捕捉各种形式的异化感的作家，而这种异化感就是萦绕整个 20 世纪的鬼魂。据说，今天的任何一种文学语言都明白形容词“卡夫卡式”或副词“卡夫卡式地”是什么意思。“卡夫卡式”这个词有些怪异，随处都可以看到，显得过分真实，然而又似乎真实得不够。比较庸俗的是，《牛津英语词典》将其定义为“与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 (1883—1924) 或其作品相关的；相似于卡夫卡描写的事物状态或心理状态的。”至少在英语中，该词已经使用 50 多年了。20 世纪 30 年代初，卡夫卡的名字首次出现在英语中。到 1947 年，当时拥有最多读者的美国知识分子杂志《纽约

客》的编辑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就已经写过“有人警告过他那些走进死胡同的卡夫卡式梦魇”这样的字句了。1954年,另一位哈布斯堡犹太人亚瑟·考斯勒(Arthur Koestler)在描写共产主义……(别的还有什么呢?)时写道,“在莫斯科大清洗很久之前就向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世界暴露了那种怪异的、卡夫卡式的类型。”阿兰·帕顿(Alan Paton)在《啊,可你的国家很美》中是以这样的词句描写种族隔离的南非的:“当他们把他们带进来的时候,他即刻明白了她为什么忧心忡忡。她怎么能够看出他们是掌握大权的人呢?他从来没有读过卡夫卡,但是,假如他读过了,他就会认出他们来的。他们身穿黑色套装,跟他打招呼或和他握手时不带笑容。”大卫·洛奇(David Lodge)也依据卡夫卡的方式理解他的世界,不过带有一点滑稽色彩:在《好工作》(Nice Work, 1988)中,他笔下的主人公“费力地走下发尔摩火车站的斜坡,感觉好像卡夫卡一样走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舞台,那些看起来三维的物体其实都是画着画的平面,只要你一接触它们就都消失了”。1999年7月,离2001年9月9日还很遥远的时候,奥萨马·本·拉登的一个助手在伦敦被捕,他的律师提到了“美国对权力的卡夫卡式滥用”。全世界都把“卡夫卡”用作“商标”,用来标识现代世界的恐惧和复杂性。

20世纪20年代,表现主义者们发现了卡夫卡;30年代遭到纳粹以及大约同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迫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存在主义者再造了他。他们在他身上

看到了忧虑之父和父亲的忧虑：他所处时代之前的一个阿尔伯特·加缪 (Albert Camus)。但此后，他便多次受到再造、反思和重读。到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诗人肯沃德·埃尔姆斯里 (Kenward Elmslie) 在回顾他自己走过的卡夫卡之路时这样嘲讽这个卡夫卡式的世界：

疯狂的顽童给卡夫卡的世界

阅读疯狂的卡特，这个卡夫卡式的世界

从未见过“行动”以女人样的行为

洗劫我的舞蹈

这与卡夫卡式的世界何其相似乃尔！

于是，弗兰茨·卡夫卡的卡夫卡式作品就成了“现代”文学中拥有读者最多、争议最多的作品。但卡夫卡其人也似乎恰好是卡夫卡式的。诸多的传记试图捕捉词语背后的人。从朋友马克斯·布罗德 (Max Brod) 写的第一部，到最近由哈特穆特·宾得尔、罗特劳·哈克穆勒、罗纳德·哈耶曼、弗雷德里克·罗伯特·卡尔、彼得·阿尔登·麦罗克塞、恩斯特·帕维尔、马特·罗伯特、克劳斯·瓦根巴赫、雷纳·斯塔克和尼古拉·穆雷撰写的传记。每一部都试图以他或她的系统呈现一个卡夫卡式的卡夫卡。这些阐释和传记的最惊人之处就在于每一个批评家都是正确的，每一位传记家都是正确的！卡夫卡成了表现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前共产党的捷克人，后共产党

的捷克人，存在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以及（下个月还不知道的什么）……卡夫卡的作品和生活似乎可以给予无限的阅读和有限的利用。人们可以在布拉格买到“大甲虫”牌的杏仁蛋白奶糖（Ungeheuer Ungeziefer），这个事实表明对卡夫卡的无限阅读不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甚至布拉格的制糖工人都读过卡夫卡的《变形记》，讲述一个人突然变成甲虫的故事，并懂得如何用这个故事做市场营销。到了21世纪，卡夫卡已经成为捷克旅游业的标识。他此时的面貌完全不同于1968年“布拉格之春”所呈现的卡夫卡，那时，他是作为摆脱苏维埃统治的文化符号而出现的。卡夫卡主导着一切!!!!他充斥于布拉格内外的大众化通俗文化之中，从电影到插图小说到旅游指南。就仿佛是卡夫卡计划了这一切。这几乎就是卡夫卡式的世界。

现在清楚的是，卡夫卡的确非常认真地计划了这一切。也正是他的计划使这部传记成为必需。卡夫卡是个偏执狂，一天，他突然坐下来写出了《判决》，那就像莫扎特谱曲一样从他体内流淌出来的。书中全部的冷淡和距离，全部的专注和恐惧，一股脑儿地流淌出来。这就是天才的卡夫卡，他由于能够回应父母、姐姐，而最明显的是，能够回应布拉格和布拉格所代表的世界而成为他自己。这就是作家卡夫卡，他用行云流水般的书信弥补了他在性生活方面的不足，年轻的女人们首先被他所征服，随后就倍感失望，就仿佛布拉格咖啡馆里的蛋糕，看上去香脆可口，吃起来却犹如面糊。卡夫卡为心理学提供了案例

和证据，如果我们在西方真的需要这种案例和证据的话，那他代表了创造一个天才所需要的材料，不幸、沮丧和缺陷——正是这些创造了贝多芬。

就卡夫卡而言，却存在着一个问题。卡夫卡懂得所有这些伎俩。他懂得他的弗洛伊德；他明白俄狄浦斯是文化现象；他读过弗洛伊德心理学，而且，至少按照他所说的，并没有怎么理会这种心理学。正如透过他的精神导师 C. G. 荣格的透镜试图理解赫尔曼·黑斯 (Herman Hesse) 的原型一样，理解卡夫卡这个案例也是非常复杂的。每当卡夫卡坐下来写作的时候，他都是计划周密，预先想好了的；流诸笔端的东西大多是想好了的和编辑好了的。他消除了任何把自己看作历史人物的念头。他在小说和（我认为包括）写给朋友和情人（不管“情人”这个词在他的词汇中意味着什么）的信中，尽一切努力避免流露出他本人对世界的看法。这种看法部分见于手稿，但真正的编辑工作早在付诸笔端之前就完成了。

1912 年去魏玛的一次旅行中，当看到歌德的手稿时他大吃一惊，歌德似乎从来没有删过什么，从来没有重写过什么。那些诗仿佛从他体内流出，就仿佛莫扎特在自己的头脑里听到了全部音乐一样。卡夫卡是贝多芬，他删减，重写，最后甚至听不到他写的是怎么了。卡夫卡抛弃的大量小说，我们今天用来界定他的那些主要文本——司炉、判决和城堡的世界——都是未听到的、未读过的、未完成的迟来的交响曲。

卡夫卡的文本，包括这些片段，对每一个读者、每一个批评流派和每一个时代而言都具有无限的可读性和阐释性。这与聋人贝多芬的作品毫无二致。在这些作品中似乎没有“客观对应物”，没有它们可能指涉的“真实”世界——而只有描写一个世界的一组词汇，这个世界完全超出了他那冷酷无情的掌控。他不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也不是他）：卡夫卡的世界里没有堂吉诃德。但确实有一个堂吉诃德，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有博尔赫斯世界上的卡夫卡，1970年发表的《迷宫》中，有一篇文章提到《伊利亚特》时说：“运动的物体、箭和阿喀琉斯是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卡夫卡式人物。”卡夫卡之后，所有文学都变成卡夫卡式的了。这意味着文学具有无限的可读性和固有的不可阐释性，而这恰恰因为它具有如此强烈的可阐释性。卡夫卡作品中描写的外部世界上没有这种锚地。他自觉地清除了这一切，而我们则需要用严肃的历史著作来取代它们。这些锚地构筑或损毁了他的文本，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读物使卡夫卡注入作品的那些阐释世界变成具体的了，这些读物把卡夫卡变成了犹太神秘人物、马克思主义先知、存在主义教士，变成了优秀的基督徒和最糟糕的犹太人。（有时这很难衡量，正如约翰·厄普代克所说：“卡夫卡，不管他的‘生计’和异化不难使人看出他的种族出身，他都避开了犹太人的偏狭，他那些描写痛苦意识的寓言表现了整个欧洲的——主要是基督教的——疾病。”）电影、诗歌、短

篇故事和小说“记得”卡夫卡，玩耍着他想让它们玩耍的游戏。卡夫卡是个充满激情的读者，而对电影的激情则更加饱满。人们对他的接受已经成为这个游戏的组成部分了。

家与受诅咒的身体

那是 1917 年的一个寒冷潮湿的清晨。路人在布拉格市中央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场面。一个年轻人，衣服脱到腰间，站在他公寓的敞开的窗口，做了足足十分钟的健美体操。那个地方当时叫舍伯恩广场。每天晚上 7 点 30 分，人们都在那里锻炼身体，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以大力士尤金·桑多 (Eugene Sandow, 1867—1925) 为代表的体育锻炼之风在公务员弗兰茨·卡夫卡身上得到了体现。锻炼、划船、游泳、骑马，强壮你的身体，改变你自己。即使严冬盛寒也要少穿，这是健美者詹斯·彼得·穆勒的祷文，他公开拒绝使用桑多的（印度）俱乐部和哑铃（全部通过广告售给了热切的年轻人）。另一方面，穆勒销售特制的草鞋和关于性卫生的书籍。但二者都相信身体改造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于成为现代人是必不可少的。

卡夫卡，这位于 20 世纪第一个 10 年中生活在多元文化的布拉格的年轻犹太公民，躲避所有这些设施，但进行强制性的

锻炼。他每顿饭都细嚼慢咽。“自然将惩罚那些不咀嚼的人。”赫拉斯·弗莱彻尔 (Horace Fletcher, 1849—1919) 说。把食品咀嚼 32 遍, 你就会有更健康的身體和更幸福的靈魂。由于不想看着儿子咀嚼的样子, 弗兰茨的父亲干脆用报纸把脸藏起来。弗兰茨·卡夫卡在布拉格市中心的一座败落的城堡里锻炼, 强制性地咀嚼着他的食品, 一心想要控制自己的身体。进行这种强制性咀嚼的并非卡夫卡一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此时已经是哈佛的教授了, 也在长期地咀嚼。

卡夫卡身高不到六英尺 (1.82 米), 体重 133 磅 (61 公斤), 所以母亲总是敦促他“吃, 吃, 我的儿子”。当时捷克人的平均身高是 5.5 到 5.6 英尺, 而中欧犹太人的平均身高还要更矮些——5 英尺。由于极度瘦弱, 过分担心自己的健康, 卡夫卡并不完全是出于自恋而顾惜自己的身体。桑多, 即出生在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希·穆勒, 有一个当时所有年轻人都向往的身材: 1902 年他 35 岁, 身高 5.9 英尺 (1.75 米), 体重 202 磅 (91.6 公斤), 胸廓 48 英寸 (121 厘米)。1907 年弗兰茨·卡夫卡到保险公司 (Assicurazioni Generali Insurance Company) 求职而做体检时, 威廉·坡洛克医生详细地描述了他的身材:

他身体瘦弱纤细。相对弱一点。但步伐稳健轻松。脖颈圆 37 厘米。没有甲状腺的迹象。他的声音清纯响亮。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胸部的形状和结构——乳房已经突出出来,

锁骨呈鼓槌状，两端凹进。胸部肌肉松软。深吸气时，乳头胸部围是82厘米，呼出时78厘米。胸部两侧均匀但虚弱。休息时每分钟呼吸16次，锻炼时每分钟19次。由于早年患佝偻病，肺部右上叶跳动迟钝。听诊无异常，无杂音。^[1]

正如他那了不起的生活一样，这种身体检查的平庸要求在卡夫卡的日记中形变为文学的比喻。在1914年7月的一则日记中，“保兹，进步保险公司总裁”对这位不具名的求职者说：

你个头够高……我看到了，但你能干什么呢？我们的职员可不能仅仅粘邮票啊。……你的头型很特别。前额凹进去了。很典型。……当然了，我们只雇用健康之人。你被录用之前要进行身体检查。现在准备好了吗？真的？当然，那是可能的。大声点儿。你声音那么小让我神经质。……既然你已经来了，就让医生检查一下吧；我的职员可以带你去。可那不意味着你将被录用，即使医生的意见有利于你。……去吧，别再耽误我的时间了。^[2]

外部形象标志着求职者的精神健康或疾病，而卡夫卡总是自觉地把自已看做是这种习惯的牺牲品。而非常清楚的是，这个小小寓言的世界不仅仅记录了卡夫卡的经验，而且以某种方式将其变成了关于这种经验的写作，给了卡夫卡能控制看起来不可控制的东西的能力。

先天“有病”需要改造，这在卡夫卡的世界里意味着做犹

太人。1912年，卡夫卡最喜欢读的布拉格犹太复国主义报纸《自我防御》(Selbstwehr) 载文说：犹太人必须“舒缓在知识名望上的高度紧张，……我们过度的神经质，这是犹太聚居区留下的遗产。……我们用太多的时间争论，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娱乐和锻炼。……人之所以成为人并不在于他的嘴，而在于他的精神，不在于他的道德，而在于纪律。……我们所需要的是男子气概”。当然，男子气概是健康的。犹太男性的身体在当时被认为是病态的、畸形的、临危的、缺乏男子气概的。实际上，桑多锻炼身体的传统中 20 世纪 20 年代由波兰犹太强人紫舍·布雷巴特 (Zishe Breitbart, 1893—1925) 继承下来，这位强人当时被誉为“世界上最健壮的人”。他咬断铁链“仿佛那就是松软的椒盐卷饼，把 7.5 毫米粗的铁棍拉弯就仿佛那是稻草一般”，一位柏林记者当时这样写道。布雷巴特出现在中欧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面前，经常光顾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他的广告强调了犹太身份，包括像大卫之星 (the Star of David) 这样的犹太偶像。当他出现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的一侧时，犹太人都称他为“强者萨姆逊”。他甚至在犹太观众面前扮演了巴尔·克赫巴 (Bar Kochba) 的角色，即在公元 132 年到 135 年间领导犹太人反叛罗马的领袖。卡夫卡长期以来一直想把这位英雄的身体变成自己的，经过改造的犹太英雄。

年轻的卡夫卡把“身体的”畸形变成了知识上的名片。他的“病态”身体成了他畸形心态的同义语：

当然，我前进路上的最大障碍是我的身体状况。这样的身体能做成什么样的事业呢？……我的身体长期虚弱，没有一点脂肪来生成恩赐的温暖，来保留内在之火，除了日常所需而不至于损害整个身体之外，我没有脂肪来滋补时时需要滋补的精神。近来常常令我不安的软弱的心灵怎样才能通过双腿的力量击打血液呢？对于膝盖来说那可能太繁重了，它只能从那里把一点点衰老的力量打入冰冷的下肢。但现在我的身体又缺乏营养了，当下肢荒废的时候也受到别人的照顾。我修长的身体把一切都分裂开来了。当它甚至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我想要完成的工作，即便那是较短和较严谨的工作时，它还能成就什么大业呢？^[3]

对卡夫卡来说，他的身体，包括他“软弱的心灵”和“精神的无能”，是两个家族结合的结果：卡夫卡家族和洛维家族。在写于1919年但没有寄出的辱骂性的“致父亲”这封虚构和自传参半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

带有某些卡夫卡成分的洛维家人，但在生活、经营和征服方面并没有被卡夫卡家族的意志所驱动，而是在洛维家族的驱使下朝着更加秘密、更加冷漠的方向发展，而这往往全然不起作用。另一方面，你在力量、身体、胃口、声音的亮度、语言的流利程度、精神、关于人性的认识，以及大规模做事的方法等方面，却是一个真正的卡夫卡。^[4]

属于母系的洛维家族恰恰是他的疯狂之根。根据弗兰茨 1919 年写的这封从未寄出的信，卡夫卡的父亲，也认为妻子的家族有疯狂的血脉，在明显属于遗传的全部病症中，疯狂是最主要的表现。卡夫卡与外祖父同名（至少是他的希伯莱名字阿姆施尔 [Amschel]）。外祖父亚当·阿姆施尔·波里阿斯（1794—1862）是一位成功的布商，“一位非常虔诚和有学问的人”，他“每天都在河里洗澡，哪怕在冬天也如此”。在回想这位虔诚的即便说是疯狂的祖辈时，卡夫卡也想起了他自己的名字的问题：他的希伯莱名字是阿姆施尔，即父之子的意思，这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这在母系犹太传统中就是回归母亲的母亲，她“由于斑疹伤寒而过早夭折”。她在 29 岁时的逝世深深地影响了她自己的母亲（弗兰茨·卡夫卡的曾外祖母），致使她“忧郁成疾”，于 1860 年自杀。母亲的曾祖父是个神奇的拉比，他的四个儿子“都英年早逝”，除了与他同名的阿姆施尔，人称“疯子内森舅舅”，和一个女儿，这就是母亲的母亲。一个兄弟改了信仰而成为医生。卡夫卡没有提到母亲，这位“被哭泣附身而忧郁寡欢”的人三岁时就成了孤儿，与两个兄长和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一起长大，这些兄弟中有卡夫卡的舅舅阿尔弗雷德，西班牙铁路总监和鲁道夫，一家酿酒厂的记账员，他们都皈依了天主教。家族纽带和宗教身份在卡夫卡的世界中是密切相关的。

弗兰茨·卡夫卡于 1883 年 7 月 3 日生于布拉格，当时仍属于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他的家位于麦斯尔加斯与卡普芬加斯